

# 那些在厄瓜多的日子

文、圖/Yogurt

## Part.01 安地斯山脈西側篇

紅頭擬鴛



### 楔子

去到海邊，親炙熱帶的風，耳聞撲浪之聲，思緒總是回溯，憶起那段陽光、海岸、雨林與飛鳥的日子；不禁蠢蠢欲動，想要飛，迎向熱帶海域，再一次簇擁熱帶風情，慵懶，卻目標專注的日子。她，思緒飄的好遠，飄到南太平洋...

旅行是一種習慣，時間一到，流浪的因子就竄出，她慶幸自己這種不安份的習慣；有太多朋友也想出走，卻一直無法圓夢，因為工作、因為沒伴、因為羈絆...有太多的因為，只能蟄伏在家，過著一樣的人生，夢著自己的夢。加拉巴哥群島的拜訪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！那年機緣已到，終於踩上那個歷史點，圓一場夢，走訪加島，順訪厄瓜多的熱帶雨林。

### 遙遠國度

厄瓜多位於南美洲西北角，約為台灣的8倍大，赤道橫貫，擁有高聳的安地斯山、神秘的亞馬遜雨林，緊鄰浩瀚的太平洋，以及擁有許多人的夢想之島～加拉巴哥群島。曾經是印加帝國的一部分，後來被西班牙殖民統治，直到1830年才獨立。



3000多公尺的植物相

她記得，看過的資料

如此表示，全世界鳥種豐富度最高的地方，在安地斯山脈、亞馬遜雨林、喜馬拉雅山區和東非裂谷，厄瓜多正是這鳥類生態豐富區的首選。在居民體認到生態旅遊帶來的惠益之時，相關產業也蓬勃發展，除了國家劃設保護區和國家公園外，不少私人保護區也扛起保護生物棲地的重責。由於棲地多元，是全球17個生物多樣性大國之一，自生物資源受到保護的同時、相關配套的帶動，這南美國度伸手招喚國際鳥人；這裡的鳥種數已達1600種以上，極具魅力，也是許多鳥人朝聖的必要景點。

那年，她樂於當個朝聖者。

### 啓程

她拉拉衣服，將外套緊擁，面對高原城市「基多」的低溫(海拔2852公尺)早有準備；拉著行李、背起背包，走入異國城市的夜。等了幾個小時的鳥導Irman，靦腆地走在前方，招呼車輛、放妥行李，在午夜12點，帶著一群鳥人步入未知的旅程。她望向窗外，全然陌生的環境，在深夜顯得寂靜無聲，因著山勢而建的城市，起起落落間，屬於夜晚的燈光勾勒出城市層層疊疊的高度變化。基多，厄瓜多的首都，也是赤道經過的都市，1978年被聯合國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，她將以這裡為起站，在厄瓜多展開全新的賞鳥之旅。

### 安地斯山脈以西

在安地斯山西側的行程中，主要以明多(Mindo)當作根據地，向外尋訪附近的熱門生態據點，明多早就是國際鳥盟認定的IBA，鳥類資

源豐富，光是住宿點附近就有看不完的鳥。因雨而折返的時間，坐在廊下，架著單筒，喝著咖啡，躺在吊床，翻著鳥書，有鳥看鳥，沒鳥休息，在忙碌奔波中，民宿就是避風港，帶給心中無限的愜意。

### 之一 亞那柯加保護區(Yanacocha Reserve)

深夜去到厄瓜多，休息不到4小時，又要起早走行程，若不是瘋了或是充滿熱情，怎願意如此折騰自己呢？她想著自己究竟扮演的角色是哪一種？

首日造訪的亞那柯加保護區(Yanacocha Reserve)，是當地非營利組織Jocotoco基金會所擁有，也是他們購入的8個保護區之一，海拔3400公尺，在備受保護的自然棲地中，鳥類約250種左右。大家吐著白煙，穿著厚重的衣物，跟隨鳥導前進。在售票口，大家就駐足不前，只因簡單庭園的餵食台正有蜂鳥停駐。蜂鳥，這種奇特的鳥，只棲息在美洲大陸，許多人的庭院總會設置餵食器，參酌蜂鳥的習性，大部分以紅花造型加入糖水，掛在廊下，蜂鳥便會定時拜訪。全世界300多種蜂鳥，以每秒15至80次的速度拍打翅膀，懸停在空中，伸出長長的舌頭，目標準確地吸吮人間美味。由於蜂鳥代謝率很高，需要的食物量大，每天必須訪花數百朵以供應身體所需，也順便協助供應花蜜的植物授粉。小小身軀忙進忙出，忙著維持生



劍嘴蜂鳥的劍嘴很有氣勢，長筒狀的花靠劍嘴蜂鳥授粉



大家攀爬，方才見到睡眼惺忪的斑翅夜鷹(by Arco)

命，也忙著擔任媒人。劍嘴蜂鳥(Sword-billed Hummingbird)，沒有令人驚豔的體色，牠的嘴長超過身體，那長長的劍嘴令人拍案驚喜。演化上，有著長筒狀花冠的蔓陀蘿就是依賴牠的授粉，相依附的關係無能取代。

沿著山腰的步道前進，高山上的植物盛花或盛果，把握短暫的季節努力綻放，繁衍下一代。陽光灑落，群蝶飛舞，目不暇給的盛況令她錯失了波紋蟻鵯(Undulated Antpitta)，只見一群人集結成團前進，待她加入鳥已飛離。幸好紅冠傘鳥(Red-crested Cotinga)、橫斑食果傘鳥(Barred Fruiteater)都在鏡頭之中；最神奇是斑翅夜鷹(Band-winged Nightjar)，鳥導見牠飛入植叢，於是攀爬上小丘，一個個帶上去努力講解落點，大家笑嘻嘻地踏回步道；保護色真的太好，鳥導真是好眼力！她不斷地欽佩著。

五公里不預期的健行，只是一碟小菜，開啓健行賞鳥的序曲。憑著以往的賞鳥經驗，她不會如此大量行走，看來安地斯山脈的賞鳥步調，會異於過往；首日的奔波及大量運動，她微微晃神著。

### 之二 貝亞維斯塔生態旅館 (Bellavista Lodge) 海拔2000公尺

細雨中，看著忙碌的蜂鳥，不想離開安適的角落，只想靜靜地拍攝動態的牠們，尤其盤尾蜂鳥(Booted Racket-tail)以及紫長尾蜂鳥

(Violet-tailed Sylph)的魅力無法擋，她不想錯失出現頻率不高的牠們。領隊催促到步道上賞鳥，她真的不想離開，除了長程飛行的疲憊尚未恢復，也不想雨中漂泊；奈何，天色太暗，ISO不夠高，無法拍出滿意的感覺。正好領隊有大發現，回來呼喚眷戀的一小群人，大夥兒匆匆走到民宿步道，加入觀察。原來樹上一隻大雞-褐鏟翅冠雉(Sickle-winged Guan)站在交錯的枝條上，牠的色調以黑褐為主體，鮮紅的腳及臉部的藍色裸皮十分顯眼，大大的身軀看來全不費工夫，不禁大感欣慰。

微雨，人也發霉了，不想千里迢迢而去，卻坐在厄瓜多的森林內發呆，順著步道前進，雖然陌生，前不見古人，卻被一隻不算小的鳥吸引，於是與牠保持一定距離，維持著跟蹤狀態，不想重蹈別人看到自己卻錯失的遺憾。巨蟻鵝(Giant Antpitta)在步道上還算悠哉，沒有倉皇失措的神經質，不過，總在快清楚拍到的時候又走離現場，就這樣躲貓貓了數回，巨蟻鵝消失在大樹後方，她也高興地看著相片。

天已微暗，在黑灰的森林中，不動的緋腰



褐鏟翅冠雉乖乖地站著

與巨蟻鵝躲貓貓



童話般的景象-緋腰巨嘴鳥

巨嘴鳥(Crimson-rumped Toucanet)矗立，有如童話一般的存在。喜歡這種雖然看不見顏色，卻有深厚意境的片刻。畢竟，人無法全部都擁有，另眼欣賞也要慧根。她滿足地走在向晚的luna小徑，迎向座落森林的小屋。



簡易的休息設施

之三

### 貝亞維斯塔生態旅館

(Bellavista Lodge) 海拔2000公尺

這片私人保護區座落在中海拔雲霧森林，保護良好，沒有過多設施，規劃了許多清晰、安全的路徑，不僅鳥種多樣，其他生物也令人應接不暇，總覺得應多待一天才會甘願離開。青綠藍頭鵲(Turquoise Jay)在清晨將大家耍的團團轉，一會兒在茅草屋頂，一會兒竄到路燈，叼起飛蛾，鮮明的亮藍毫無憂鬱的調性，迴盪在清晨的是大家興奮的情緒。生活在安地斯山西側的美洲咬鵲(Masked Trogon)神情淡定，任由大家挪動最佳拍攝角度，一拍再拍，想必對於拿著大砲的陣仗早已習慣，畢竟這是牠的生活場域，大家終將離去，歸還寧靜於牠，她默默祝福咬鵲。

看大家吃飯都會放下碗筷往外衝，她真的笑了；餐廳其他的老外也笑，不是嗎？痴！只能如此解讀了。金頸唐加拉雀(Golden-naped Tanager)、輝斑唐加拉雀(Beryl-spangled Tanager)、巨嘴擬鴛(Toucan Barbet)出現的時候，豈能無動於衷呢！而黑嘴啄木鳥(Crimson-



青綠藍頭鵲埋頭吃早餐



美洲咬鵲很親民



巨嘴擬鴛嘴真的大喔！



扁嘴山巨嘴鳥是瀕危物種



森林內的色彩豐富



成熟漿果相當誘鳥

mantled Woodpecker)的出現，使整個園區沸騰起來，大夥兒拼命找角度，留下兩隻鳥恩愛的一刻。扁嘴山巨嘴鳥(Plate-billed Mountain Toucan)是瀕危物種，牠生活的西安地斯山脈，因為森林的砍伐與破壞，使牠只能侷限生活在喬柯(Chocó)生態系，當天大家三跪九叩才拍到清晰影像，羨煞老外。

迷人的森林，專注的節奏，上、下午各一場的尋覓，中海拔的舒適溫度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，她捨不得離開。

#### 之四

### 坦大亞怕河谷(Tandayapa Valley)

金頭綠咬鵲(Golden-headed Quetzal)、灰腹棕鵲(Squirrel Cuckoo)、不知名的野花、蝴蝶，尤其林道上閃爍藍光的摩爾蝶及迷人數字蝶，令行走坦大亞怕河谷，幸福滿分。

天剛亮，進入山谷撿到寶，紅頭擬鴛(Red-headed Barbet)快樂相迎，大夥兒迎向陽光、邁開步伐。自谷地拔起的高大林木突出於綠油油的山谷間，美麗光影引人駐足，向陽綠葉透出澄澈紋脈，附著生長的苔蘚恣意懸垂，美洲特產鳳梨科植物隨處可見，纜線上，空氣鳳梨也欣欣向榮，它總能安身立命於任何場域。寂

靜清晨，闊嘴鴛(Roadside Hawk)在獨立樹上低頭不語，隨著光的變化，溫度逐漸升高，展翅的蝴蝶越來越精彩，上、下翅不一的舞姬盈滿視野，不再隨眾人拚鳥，

她隨蝴蝶而舞，追逐有著密碼的數字蝶，在起飛、降落間屏氣，也在順光、逆光中流連。這條山

中大道，兩側的開花植物相當多，雖然不知道是

你看得出名牌嗎？

原生種或是外來種，也能解釋訪花的蝴蝶為何絡繹不絕。健行的產業道路平整好走，大家聚精會神尋找，卻因為時差尚未調整好、又早起，大夥兒還是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，驅車移防，趕到民居欣賞美麗蜂鳥。

到美洲，蜂鳥必看，看小小身軀活力充沛，花叢間、餵食器、枝頭上展現高超飛行技巧，伸出白白、長長的舌頭，對準每一口甜蜜汁液，補充生命能量。她目不暇給又充滿挫折，



在便便上暢飲的蝴蝶們

感佩牠們靈巧，卻也自慚於眼拙無法辨識個體，盤尾蜂鳥(Booted Racket-tail)、白頸蜂鳥(White-necked Jacobin)、紫喉林星蜂鳥(Purple-throated Woodstar)、綠頂妍蜂鳥(Green-crowned Woodnymph)...十多種蜂鳥來來去去眼花撩亂，她真懷疑自己是賞鳥人呢？

## 之五

### 帕斯的鳥類保護區

(Paz de las Aves Refuge)

天光微亮，六點多大夥兒已經站定位，等待甦醒的森林。

和一群外國人站在簡易的篷架下方是個初體驗，顯然大家的目標都一致，來參觀由帕斯家族經營的鳥類保護區。他們爲了保護鳥類資源，花了相當大的心力，是世界知名的賞鳥點。



安第斯冠傘鳥，紅的很

安第斯冠傘鳥(Andean

Cock-of-the-rock)是今天的首要目標，牠們會集結在這個展示場(lek)叫囂、鬥艷，爭取母鳥的青睞而擁有交配權。鮮紅身影俐落地飛來跳去，吵雜的喧鬧聲迴盪不已，弱光中很難聚焦，緊靠圍牆邊的是滿滿的人頭，也難見縫插針，手持相機，調高ISO還是無濟於事，沒有腳架，一切可能都是空。天更亮了，帶來希望，她藉著人潮分散趕緊卡位，以圍牆爲架，努力拍攝紅色幻影。安第斯冠傘鳥的雄鳥有著碟形的鳥冠，相當獨特，交配後會由雌鳥單獨育雛，在展示場的熱力演出有機會獲得母鳥青睞，而讓基因得以傳承，當然也有可能鎩羽而歸，徒留悵然；所以，每一次的展示都是極盡所能的投入，馬虎不得，現場的鳴叫聲多麼熱切與高亢足以證明，這樣的排場與天堂鳥的競

豔展示，都是長期「性擇」演化下的儀式。在祕魯、哥倫比亞諸國有機會見到安第斯冠傘鳥的熱情，那天在厄瓜多的森林晨曦中體驗了。

呼喚「maria」的聲音，間歇性地在森林中響起，不是尋找小精靈或是遺失的小狗，而是森林原始住民-蟻鵯，那是一群害羞難得見到的鳥種。帕斯的鳥類保護區，由帕斯家族經營，保護這片森林與鳥類，也吸引外國鳥人前去，他們設計簡單套裝行程，再收取些許保育基金，以期永續保護森林資源。本該打卡上班的蟻鵯，顯然有鳥溜班，在尋覓與呼喚的交錯中與三隻蟻鵯相見—黃胸蟻鵯(Yellow-breasted Antpitta)、栗頂蟻鵯(Chestnut-crowned Antpitta)以及赭胸蟻鵯(Ochre-breasted Antpitta)。這是一趟相當奇特的賞鳥經驗，經過餵食的蟻鵯，在定時聽到呼喚的時候會出來取食，鳥人就可以一圓觀賞的渴望，這樣的作爲，在國內是個爭議的話題：爲了人類的私慾，應不應該餵食野生動物！其實，她也樂意見到居民自發的保育作爲，在體認資源與生計的關聯後，如何在環境與生活間取得平衡，是個重大智慧的展現。比起居民爲了生計砍伐森林，種植經濟作物來餬口，這毋寧是比較雙贏的做法。而定時、定點餵食，卻不濫給的機制，也確保鳥類自尋食物的能力，將傷害降到最少。在全球興起在地保育、社區保育的風潮中，居民的自發性投入始能永續。



人牆在前，難以卡位



栗頂蟻鵯比較大方



黃胸蟻鵯出現在溪澗邊 (by Arco)



赭胸蟻鵯不只一隻喔



喬柯美洲咬鵯也是稀客

## 之六 米勒培 (Milpe) 海拔1000-1150公尺

車一路上攀，顛簸得厲害，當朝陽劃破黑暗，他們已在山上吃早餐。想念溫熱的咖啡香，想念握在手中的溫度，卻只能就著冰冷優格，伴食水果裹腹。寒風自四面襲來，瑟縮地趕緊拉緊衣物，男士們迅速用餐之後，邁開步履。深怕落後，她加快動作，吃完稍嫌不足的餐點，抓了幾塊餅乾，步入寒風中。左轉右拐在清冷的步道上，迎面的遠方有白雲翻騰，近處有初陽勾勒的樹姿、樹韻，那天早晨的不平凡，因而忘卻風寒，投入歡欣的賞鳥健行。

Milpe鳥類保護區，佔地約60公頃，座落在海拔1000至1150公尺間的中海拔山區。而喬柯生態區(Choco)是厄瓜多與哥倫比亞交界的生態區，也是世界上特有種豐富度最高的地方，區內鳥類資源難得一見，如喬柯美洲咬鵯(Choco Trogon)。一趟健行下來，高大的蘭花(Sobralia Pulcherrima)、秋海棠、透翅蝶和摩

爾蝶不絕於途、目不暇給，經常分心旁顧無法專注。午後，涼亭邊的午餐雖簡單，卻輕鬆有味道。陽光輕披、微風吹拂，眼前是開闊的山谷，斑尾鳩(Band-tailed Pigeon)飛掠而過，藍白南美燕(Blue-and-white Swallow)翱翔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氣，大家就著空谷美景留下首次合影。

餐後繼續往上走，卻在濃霧中不見彼此，一趟迷濛的尋覓，只有風與霧。乘著車子轉換陣地，又再顛簸一個多小時，探訪瀕危的油鷗(Oilbird)，會被稱為Oilbird顯然油脂豐富，聽說原住民會將牠們拿去榨油，而今會瀕危是因為棲地喪失，因此，要去的地方當地居民保留牠們的棲地，並收取15美金的參觀費，以永續保護這種自然資產。油鷗還有另外一種令人津津樂道的技能——「回聲定位」，這如蝙蝠般的定位能力，使得牠們可以在黑漆漆的洞穴中生活，只是發出超過100分貝、又是人類耳朵可



高大的蘭花、秋海棠、透翅蝶和摩爾蝶不絕於途，安地斯山脈西側的健行

以聽見的聲音，那麼進入洞穴中尋找油鷗的蹤影將是一場大考驗；幸好穿過竹製大門、蜿蜒而上的小徑，大家進入的不是密閉的空間，而是類似一線天的透光山坳，岩壁上有大大小小的洞穴，也有撲鼻的蜚蠊味，還有魔音傳腦般的嘎嘎聲。光線自岩縫中灑下，能見度依然很差，眼睛適應黑暗後，一隻、兩隻、三隻...可以數到二、三十隻的個體，有些睜大眼睛無神地向下俯視、有些飛躍吵雜、有些盪著藤蔓鞦韆，即使拿著雙筒望遠鏡，還是很難仔細看清楚，於是，大家輪流以肩膀擔任腳架，期望能留下珍貴影像。

臨別，小雨灑落，緋腰巨嘴鳥(Crimson-rumped Toucanet)隱身綠叢中，啄食小小果，為稍嫌不足的顛簸之旅畫下句點。

### 之七

#### 錫蘭徹保護區(Silanche Reserve)

又是暗黑出發，卻難得在明多(Mindo)的住宿點吃早餐，有溫熱的食物。摸黑到錫蘭徹保護區(Silanche Reserve)大家又吃點堅果解



上圖：油鷗居住的一線天。下圖：油鷗淡定向下望著

饑，一路健行到眺望塔，當鳥浪來襲，幾無歇息之時，而一切歸於寂靜後，卻也百般無聊，只好話匣一開又吃起東西；下了高塔，走進森林步道，穿梭林內尋尋覓覓，約略300-500公尺的距離，細紋黑啄木鳥(Lined Woodpecker)頂著誇張的紅色飾羽，咚咚咚的敲擊樹木，與東安地斯山脈的亞種著實難分辨，只好以地理區分；西方白尾美洲咬鵲(Western White-Tailed Trogon)的出現，更讓我們對圖鑑的套色充滿意見，真是難以分別，幸好白淨的尾羽紕漏身分，感謝鳥導提點迷津。



細紋黑啄木鳥

離開保護區後享用午餐，窗外就是餵食台，諾大的淡嘴簇舌巨嘴鳥(Pale-mandibled Aracari)以大嘴巧奪香蕉，看來極不相襯，卻令大家大飽眼福；以手機記錄蜂鳥，竟然可以清晰入目，著實吃驚。順著園區規劃的步道下切，去到conopy，危危哦哦有些可怕，俯視溪流自遠方流淌而來，閃耀金光，山巒疊翠，身心舒暢，若每日用餐地點都可以如此，一定更加歡欣。

當生態旅遊興起，一切配套就要跟進，行進間，總能看到許多看板，訴求幾乎就是——可以看到野生動植物，搭配食宿的需求，與野外探索或是極限運動，將明多這附近打造成生態旅遊活絡的據點。厄瓜多西側的賞鳥行程將要結束，明天就要到加拉巴哥群島，這幾年一直念念不忘的生態重鎮，會是怎樣的景觀相迎，早就在書刊與媒體上一讀再睹，是熟悉也陌生，然而別人所見所聞終不如自己親身體驗，心早已飛去。